

後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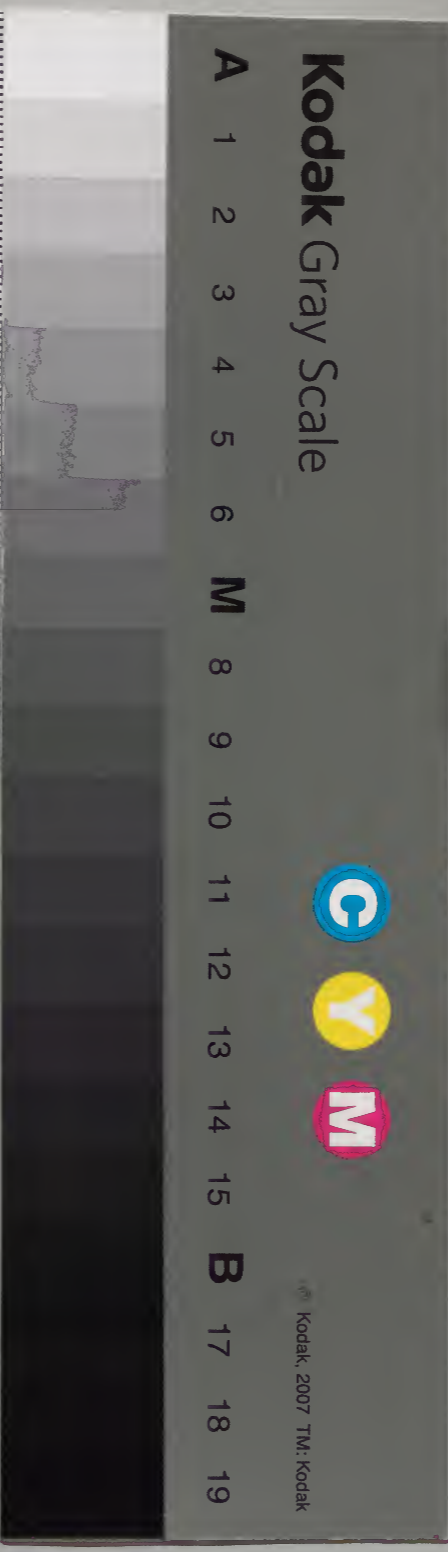
廿四之冊

談叢
理究
詩女
長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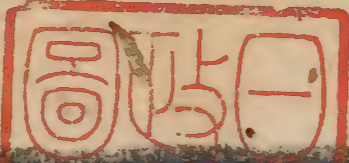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四	七	三
九	六	三	七
七	三	六	三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四	七	三
五	七	三	七
函	冊	架	架
二	七	三	七
冊	架	函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73	
冊數	7 (7)		
函號	315	94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談叢

故事郊而後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

姓缺易知素貪細既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

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

刑後將廢禮英宗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

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仁宗初即位燕恭肅王以親尊自居上時遣使傳

詔王坐不拜使還以聞上曰燕王朕叔父毋妄言

大而王聞之稍自屈奉藩臣禮

燕恭肅王輕施厚費不計有無常預借料錢多至

淺草文庫



數歲在宗常詔有司復給如是數矣御史沈邈以謂不可以國之常入而奉無厭之求願使諭意上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今惟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為養數歲之祿不足計也

子曾子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於有為吝於改過上頷之

明者無所不知知者有所不知衆人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強其所不知智者謂其擇而

不為學而已為道雖則不然學得於外思出於意不是以得之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初初洞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古者謂之蔽蒙之民雖然學與思者道之助也士之為道必始於學此段疑有脫誤道者呂翁如金陵過王荆公而公知之伏拜請道翁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勤請曰我能去障則為子去之矣竟去以語廣陵王其王曰先生何取焉曰吾愛其目爾王以語余曰如金陵者翁之真身也翁察之久矣欲度故自往余語釋者普仁仁曰障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此道而不解乎世傳呂先生像張目奮鬚捉脫而市墨者乃庸人

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久而不得他日
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真本約主圖其像而後授
其工後以像過之客舍市邸方晝卧叩關不發問
吾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覺稍遠已而
聲絕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即呂翁也乃以所畫
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靜秀清真神人也
鼻說文從辛從自吉鼻人戚足鼻苦辛之憂秦以
鼻似皇字改為罪臣鉉等曰自古者以為鼻字故
從自罪捕魚竹网從网非余謂使民自辛欲其不
犯秦從网非不失有罪也鼻古文也說文不當以
篆寫之

駕以一馬夾轅謂之兩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各
駕一馬謂之兩驂驂副也總謂之乘又云駟駢亦
驂也說文云驂駕五馬非也乘車四馬因以乘為
四名乘夫乘韋是也
瓠子在當澤黃河故道今呼為沙河沙河西北其
蹟猶在土又謂之瓠岡也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
有至老死而不冠者
杜正獻公丁文簡公為河東宣撫河陽節度判官
杜遜恭惠公之子上書言事歷詆執政至恭惠曰
至今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進奏院報至

容齋隨筆八論
今字作於字

容齋隨筆八
具云杜正獻
丁文簡公室
禁以執政使
同東時丁以學
士為副慶曆
四年十一月進奏
獄起杜在相位
五年正月罷至
五月丁公方往
翰林參知政
事安有謂文
論子真之說
且杜公室厚
當無以父子
為詭之理丁
公長者也肯
追仇下言端

與字作預字
通用

正獻戲文簡曰賢郎亦要牢籠文簡深銜之其後
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正獻
避嫌不與文簡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為民從坐者
數千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獻亦罷去一言之詭貽
禍一時故不可不慎也

元祐八年九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遺詔實以三日
崩知州事龍圖閣待制韓公服金帶肩輿而出以
聽遺詔既成服又欲改服以治事寮佐諫之而止
余為兒時聞徐父老說莊獻上僊李文定公為守
兩吏人持箱奉遺詔公步從以哭自便坐至門外
嘉祐末先人為冀州度支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

易經用乾興故事遺詔既至王召見先人便服持
遺制哭以示先人遂下髮衫帽勒帛以聽宣制是
日成服元豐末余客南都留守龍圖王學士益柔
擇日而成服士大夫家居者皆會哭於府庭張文
定公方平致仕於家舉哀於近寺宦者李堯輔言
上散髮解帶鞵而不履

水浮百物而不能勝平可以試王也
秘書監劉几好音與樂工花日新遊是時監貴幸
其第衛卿諫不用乃戒門下勿通監約鳴管以自
通卿又使他工橫吹於門以誤之凡數奏而不出
卿又告之監曰非也語次兩工至橫管一鳴監笑

賢士大夫哉

曰此是也乃走出

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為正世豈知其然哉蓋英才傑氣不減其師各自成家以名于世使張為畫吳既不可越功與之齊必出其下亦爭名之弊也

青楊生好畫而患其不能別也釋從有畫名而從之學有以畫來必召楊而教之此其所以為能此其所以為不能也楊有得焉而謂楊曰畫子所知才得其半何則以子之不能畫也

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指罵詈久之乃

張乖崖也
容齋八論

宋高宗八年其四云乖崖在陳南平公處第公云云案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平後五年

冠公方罷相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自汚之事

向上

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乖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幘乖崖自陳求補外真宗使軟裹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聞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賜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外大父莊敏公為鄜延招討使元昊效順公召李

賜字作貽字

容齋八論

其云張乖崖自成都云云案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為戶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時丁亦在待從其後自蜀知昇州為子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

誠土問其信否。誠土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由里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已盡矣。故罷兵爾。然公母以為功歸之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以為然。既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虜使手延壽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壽黠虜，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延壽何來，吾為將而不與知邪？丞書所奏事來，不然。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願還使者。公曰：軍令

不可反。君自止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其以事聞。公自是異李焉。元昊既效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帝為父國號。字缺二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既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邪？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爾。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公曰：爾主既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

餘不足論虜使畏服

英宗即位韓忠獻公使諭宗室諸王曰皇帝已即位大王宜思保富貴毋行所悔諸王皇恐詣次求見公謝却之某王還次及階足廢不舉扶而後升王荆公為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賁父戲之曰三鹿為鹿鹿不及牛三牛為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為鹿鹿二鹿為犇犇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於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擢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并譏之

長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

盡然仕大早用大速未及學爾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怒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蓋以不學為戒也

萊公性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厠間燭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也

王其公薨秘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為讎罪而戒僧和我乃大唱曰妬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笑也

潘美為并帥伐之北都山有天池焉歲遣通判祭之其後憚遠而罷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屋記

至熙寧中始有其地凡數歲兩使往來卒不能辨而與之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斲死罪凡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人力所能勝邪錢塘邊江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為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束薪民以為苦張夏為

轉運使取古西山以為岸募得江軍以狝其役於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橫賦

范文正公帥鄜延答元昊書不請宋元憲請斬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許之晏元獻鄭文肅請驗其書仲淹素直必不隱書既上乃免

太祖既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宰相其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官其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

真宗至陳橋駐蹕不前行遣知院陳堯叟先至澶問知州何承矩當駐澶陵當駐澶淵耶堯叟夜至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駕久之

承矩亦出見堯叟堯叟傳宣承矩曰某守藩將爾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留心者顧吏取自書劄子曰臣帶郡符率屬吏躬詣界首奉迎聖駕將面天顏臣不任踴躍歡呼之至實封以付堯叟堯叟復問對如前堯叟既去真宗遣中使問堯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踵既至發封乃知當去而堯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諸子不敢仕

承矩於澶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石人以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自五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徵發即引去遣問之曰自校獵爾以是困中國

予為汝陰學官學者多言萬壽之西潁水之上有林號稅子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歲榮落不時舊有碑云粉黛塗容金之樹余過之往觀焉木身纔十數年爾是時歲暮羣木皆落從者以謂枯也木下有剝石石有像文有銘云曹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圖式崇妙理文詞闡相粉黛塗容金剝一樹永出煩籠開元十六年歲在執徐首旬五日建地故佛氏道場石乃剝下銘也粉黛塗容謂建像也金剝一樹謂建剝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為緣飾苟無此石亦足惑世也蔡州壺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垂入地

有根復出為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圍環列如
子孫然世傳漢費長房遇仙者處木即縣壺者沈
丘令張幾閩人嘗至蔡為余言乃榕木也嶺外多
有之其四垂旁出無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
葉滿庭鶯亂飛者是也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談叢

余讀魏氏雜編見真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極
往還書蓋大臣同憂戚宜有慶吊往在南都奉神
宗諱見蘇尚書作路發運帖莫知當慰與否也相
與商論竟復中輟乃知前輩禮法猶在而近世士
大夫之寡聞也因錄之寇侍郎慰書曰伏以天行
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畢同號慕昔同華綴俱
受異恩攀靈馭以無由望天顏而永訣方纏悲緒
遽捧台函摧咽之誠倍萬常品賀書曰伏以聖人
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澤如春普慶載頒於九

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歡抃之心。侍郎久滯外藩。已成美政。廊廟佇徵於舊德。雲雷始洽於新恩。未果馳誠。先蒙飛翰。感銘忻慰。無以喻名。

夏英公家中風。方父子屢中。輒愈。

鯀魚大魚白也。今謂之納子。

王學士達妻某氏。妾常辱之。愬于達。不受。亦不校也。或問之曰。彼將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達怒逐之。其盡歸其裝。一家皆諫止之。曰。此自彼有。吾何與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遇盜。盡亡其資。嘗語家人。今夕甘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謂達曰。新婦妾某日當死。以後事屬公。皆然。

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太祖為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媪家。媪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媪則死矣。得其子。以為御厨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而才地。御厨使其可得邪。爵祿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滿邪。

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人主。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衆觀邪。於是。以賜東華門外茶肆。太祖不以法吏為獄官。畏其遷情而就法也。王荆公嫁女蔡氏。慈壽宮賜珠褥。直數十萬。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

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嘉祐之末宴二府兩制三館於羣玉殿御書飛白以徧賜之蔡襄王珪同為學士襄有書名而仁宗使珪題所賜兩人各自得也

太宗不豫呂正惠公宿西省內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門以喪訃告且問所立於時長子楚王以疾廢真宗次為太子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語內侍欲斬邪預立太子正為此爾且吾奉手詔可取視也王既入公遽闔戶鑰之而去真宗既立還而出之

太宗數私謂正惠公日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即位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為絹而北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樂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為縣民亦貧至今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

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不持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葉表為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司馬溫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脚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為四脚。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綰表髮，周武帝裁為四脚，名以幘頭。馬周請重繫前脚，蓋布四脚，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如唐制。英宗崩，宋次道誤為布幘頭，有司遂用民

間幕喪之服，以今漆紗幘頭，去其鐵脚，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幘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夫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為繁矣。

蕭賈竇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繫季為士，逸飲無度，伯薄之，給與有限。仲數私為償其費，季德之，仲親睦而伯疏。仲之子復為士，游學京師，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數以詆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知。季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詆。

爾雅：哉，始也。注云：尚書曰：三月哉生魄。釋文云：亦

作哉。疏云：古文作才，以聲近借為哉。始之哉也。余按說文：才，草木之初生也。哉，言之間也。當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韻云：繒，一入色，曰纜，借作才，非是。無為軍，巢縣，柘臯鎮，永寧院，有雀棲於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甘水也。相傳秤之比他水重爾。

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既而軍廢為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教坊之樂，以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

後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於此得為政之法焉。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蓋木牛流馬也。

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蕎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蜀鵝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蒸用大木，空中為甑，盛數石，炒用石板為釜，凡數十石。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唐有鸚鵡舍利。

鄂州陽穀。自國初已來不訴災傷。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堆也。

王師初伐蜀。李異。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雍則仁恕之後也。

某官杜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安陽河是也。大陸刑州鉅鹿泊也。過此為九河。父老言。九河者。正流分為支流。同為逆河者。為潮水所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

塘泊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候命。爾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徙。昉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薦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而後行。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詩云。惟寡婦之笱。寡婦及用笱。爾古之漁。笱亦有

制也

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為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揚文公以為然謂王揚休山立宗廟器也

嘉州舊產紫竹楠榴櫻木等仕于蜀者競採之以為器人甚苦之吳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車氏之先起家為將為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練氏封郡君太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縱之兩卒奔江南皆為將閩之亂也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日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曰

爾全我一家何齊不若完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降卒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後也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爾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也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

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
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
孔塔坐者絕倒

魯直為禮部試官或以柳技來有法官曰漏泄春
光有柳條魯直曰榆條準此蓋律語有餘條準此
也一坐大哄而文吏共深恨之

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戶堅忍喜訟號難治邵武其
尤者自國初迄今有四令張鄧公杜宗會其二人
則忘之矣宗會澶人

趙普請繕都城而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誰駐
足耶

王師既平蜀詔相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
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族孟氏而赦其臣以
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腸肚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為內燕惟三將
與秦晉兩王爾既入乃福寧殿席地而坐陳彘肉
白魚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
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米
三將莫測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

祕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
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諺曰黃鸝口噤蕎麥斗金夏中候黃鸝不鳴則蕎

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不熟。角田，豆也。角者，莢之訛也。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談叢

婺州李翁與鄉人如五臺山，衆少皆騎。翁老且蹩，獨徒行。既至，衆所見瑞相如常。翁與山東老人所見寶閣千疊山東老人持菩薩戒四十年矣。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則志欲遠大，遠大則所成就者不小矣。若其所志近，則其所成就何足道哉。如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近年華山毛女峯有隸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真。一旦一九三斗三斤，疑為服茯苓法也。今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為度，蜜和而

蒸服而不丸道者趙翁云蓋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也余謂不煮不能去皮梗也

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也維桑與梓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漆以為棺榛栗以為贄椅桐以為器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三稅法皇祐初為李諮所壞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益壞京師市井自三稅法改後日漸蕭條酒肆自包孝肅知府日重定麴錢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邑人明習吏事自五代以來

三司條貫無不有也嘉祐中嘗言事不用

契丹使至德清軍會仁宗崩議欲却之又欲使至國門而去邵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柩前見天子以安遠人

張貴妃受冊詔問冊畢受字缺一儀其為脩媛已自

尊大邵必以三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

張詠守蜀仲春官糶米仲夏糶鹽惠民

乾德四年詔諸道受納稅賦不得稱分毫合勺銖索絲忽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復行稽括比咸平六年稅額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石斤

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

頽長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竇失戒夜發聲如雷湏臾巷水沒胥士有獻衣衾之法其要取綿絮貼縛作卷大小不一使善泅卒後城中捫漏穴用隨水勢畜入孔道即弭衆工隨興城壞無虞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搖人舟居謂之蜃人島上謂之黎人

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非無

敵而何

仰山元老既北歸青州山間有唐福院之故處深密巖險久無人迹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叅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來蟠於室前仰首以聽既罷伸其下體如拜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嘗幸祕書省召管軍官使觀書焉

太祖置竹木務於汜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汜有卒千五百人出材於汜納材於場置事材場於務之側有二三千人凡興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

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啓聖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拱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具雜物而領以三司脩造矣。

巖頭雪峯欽山同行至湖外詣村舍求水。舍中獨一女子見山愛之。為具熟水。而山盞中有同心結。山諭意而藏之。遂稱疾而留。巖峯既行復還訪之。則已與女納昏。是夕成禮。乃誘出之。投之棘叢。展轉鉤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我悟矣。遂棄去。既出世每升座即曰。錦帳繡香囊。風吹滿路香。大眾還知落處麼。眾莫能對。久之傳至巖頭。巖教之曰。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好好事。潘郎僧既對。山曰。

此是巖頭道底。僧又無語。余為代曰。熟處難忘。徐之南山崇勝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寧中脩殿。大像腹中得畫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而題曰。施主王崇璟。豈其前身也耶。

北里張生家世奉道。自謂當為在玄真人。遂以為稱為朝元圖。繪其像于位。後夢為城隍神所逮。詰而杖之。既覺。臀流血如常杖云。

古鏡縣而入施之。四平扣之。玉聲。

錢氏甃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塼。故久而不壞。司業黃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再重。使草不生。道者昂翁。其初遇鍾離先生。權授以乾永為白金。

法翁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歲後當復。誤人謝不受。先生驚歎。謂有受道之質。遂授出世法。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缺文其久以此奉此。公曰。撫州出杖鼓鞞。淮

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入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

圃通行脚至浮山。遠錄公深愛之。欲收為嗣。通遂去。復以偈留之。欲共評量古今。公案通答曰。究竟

邑子寇定疽發於腦。每呼其母。自叙平生不孝與悌。則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召其弟。教以母效也。中州松子。雖稚小不可食。然可種。惟不可近手。以杖擊蓬。使子隨地用探。錐刺地深五寸許。以帚掃入之。無不生者。東坡居士種松法。

眇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盡取。如其橫出。遠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謂當國竄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末定復。相傳忠愍為閻羅王。世謂死活不得。洞下太陽和尚。久而無嗣。晚得遠公。欲得為嗣。遠

曰弟子自有師承恐誤和尚太陽出淚遠曰請受授鞋他日為和尚接法嗣遠既住浮山愛青老明惠接以洞教後遂嗣太陽云

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

杜祁公為相蘇學士舜欽其壻也歲暮以故事奏用賣故紙錢祠神以會賓客皆一時知名士也平宣徵拱辰丞御史呂申公之黨也欲舉其事以動丞相曰可一舉烟而盡也有曰刁亦與召知其謀而不以告詔朝送客城東於是蘇坐自盜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獨逸其後坐客皆至從官而刁獨終於館職呂申公曰惟人主之眷不可枉

拳寥如洛游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楸生芝二十餘本寥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寥歎曰真温公之役也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而侍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請為方丈字以沙布地為國字張圖於上東甃為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成脫袈裟投墨瓮中擲以為點遂賜紫衣

里人某贓吏也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于帷久之而沒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獄果有然邪若有不亦危乎乃燃香祝之曰地獄

若無煙當上。有則當下。既燃煙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

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為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邪。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為侈靡。今一下著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

著十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黃綏武人。常謂平生無大過。惟於熙河多得官。為恨。蓋邊徼例以虛功而受厚賞。爾又謂議者重燕而輕夏。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為法。夏人不慕中國習俗。自如不可輕也。又言為涇原總管。嘗夜雪臨邊。顧有馬迹。使逐得之。乃夏之邏人。當四更者。夏人逐更而巡。中國之備不及也。以渠自巡其境。乃舍之。

乖產為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眉山公卒。太學生侯秦武學生楊選素不識公。率

後山先生集卷二十六
衆舉哀從者二百餘人。飯僧於法雲。主者惟白下聽慧林佛陀禪師聞而招致之。

參寥徒。究布衣。李南武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思甚篤。他日為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為公報之。使知為善之效。

蘇長公以詩得罪。劉攽貢父以繼和罰金。既而坐事貶官。湖外過黃。而見蘇寒溫。外問有新譚否。貢父曰。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業。為儒。貢二父每相見。必以為患。甲曰。賢郎何為。曰。檢典與解爾。乙復問曰。與舉子唱和詩。爾他日。乙曰。兒子竟不免解。著賊贓縣。已逮捕矣。甲曰。兒子其何免邪。乙曰。賢

郎何虞。曰。若和著賊詩。亦不穩便。公應之曰。賢尊得以憂裏。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理究

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慎次之。關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闢楊之後。孟荀之間乎。揚關老莊四家本同而末異。楊氏存身而絕物。關老尚理而下事。莊氏揉曲而過直。做老氏一句樂始于人聲而被於物。有情則有變。不得其正。故假無情以傳之。而五音生焉。及其末也。遷無情以就有情。而聲亂矣。

溫文正公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

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不然君臣父子者名也親疎貴賤者分也公侯卿大夫者器也名生於器分生於名名以為表分以為限易曰天尊地卑天地名也尊卑分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父子之名也

蘇長公曰道可以講習而知講習而知者學也非道也德可以勉強而能能者善也非德也

賢而在下謂之天民賢而在上謂之天吏孟子所謂天之降大任者也

孔子曰余非多學而識之一以貫之也學不可以不適道孟氏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道

必由學乎

有君子之仁然後可以死可以無死有君子之義然後言必信言不必信

五世之祖尊而不親庶長之兄親而不尊禮之別也今之學者讀其書則書而已誦其言則言而已

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文王之化至於田夫武人室婦行女莫不好善而紂乃自如化之不革毀之所以亡也武王可得而不誅乎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有經世之心焉

儒者之論正而不變智者之論變而不正
君子有常而非常智者無常而非常

君子之交以其麗君子寡從擇其類也小人無擇
麗即合矣故曰寔繁有徒君子小人並則小人勝
何則衆也凡君子之所棄皆與羣矣不亦衆乎
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焉有守有貳有僚有屬凡
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其上下如一遂以為
黨不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堯老而舜攝君薨聽於冢宰古之制也母后臨政
自秦宣太后始也

聖人之心靜聲中五行故禹以聲為律也伶倫聽

鳳鳴以製律鳳者鳥之聖者也衆人之心亂視聽
不得其正其作樂也其音淫鄭衛是也唯聖作樂
唯賢重音情動于心而發于言形於手足誠之至
也故復用以感人歌以效其聲舞以效其動樂自
外來而感之深者以其出於中也

釋名云皇帝王者君也而學者謂有優劣誤矣
三代之治公與義而已封建是也王侯皆君也王
不王則諸侯可以王以不私其後而與天下共之
公也絀不肖以伸賢義也

道者體也德者體之相也行者體之用也譬之人
焉身者道也耳目口鼻手足德也背負腹受肩任

首荷者行也。

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德也。和者行也。有聲則有聽有見則有視與物而動者衆人之行也。無視無聽感物而應者德之行也。

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言行出於德也。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蓋合則為人散則為鬼鬼之神狀人之情狀也。此輪迴之說也。

中州葬用五姓閩人家有仕者則為商姓中州用三穴而附自江以南葬有而已各有吉凶其可信

乎吾州陳氏之葬有物焉如豕大如馬出于穴既而死者相繼其可不信乎故雖先王尚卜筮敬鬼神不敢違也。惟不求其福矣夫陰有鬼神猶世之守宰也。出其一人不得而違何獨至於鬼神而違之鬼神不得而知故假術以求則術可違乎。漢擇昏日而諸家異說則術不可一也。今用一家法避凶從吉示有畏於鬼神則可矣。既不求福則術之精粗不必校也。雖然用人不如用龜著也。術者常也。占者變也。常不足以盡變。

兵二法制之師太公管樂諸葛是也。法不足而用謀謀不足而用詐孫吳是也。

不務本而為末者悖也。有其文而無實者偽也。義者制也。以正行之得失。譬諸則焉。影之偏正。木之曲直。水之淺深。物之長短。可得而知之也。禮者理也。以約行之過與不及。如水之防。不得左右。如居之門。以限內外。權者量也。以明行之輕重。可以為可以不為。而後有權。而權之與物。更為輕重。捨輕而從重也。改法者不知其前。制法者不知其後。七國之戰。用衆而已。故合則勝。離則散。秦畏諸侯之合從。與其無并也。故親則離之。攻則救之。既不使之和。又不使之立。而後天下可專有也。其為計不過游說間之。積威脅之而已。然秦之人常有盡

利之心。故其謀專行之不廢。以有天下諸侯之人苟而已矣。緩則相棄。急則相救。卒以此亡。

秦之力不足以敵諸侯。故利於割地。不利於戰。而示天下以好戰之形。陰使說士道之以和。諸侯之力足以敵秦。而輕於割地。重於戰。示秦以怯鬪之情。此其所以亡也。

東方生和而近迂。然不同也。為柳下氏而過之者乎。孔子謂學柳下惠。未有如魯之男子者也。

灌嬰不為呂氏擊齊。而與連和。以待變。除魏勃以弭亂。可謂知矣。而不知勃之佯怯也。故非君子智有所短。仁有所闕。安右屈郗超。叔夜傲鍾會。此其

生死之由其情而未仁乎

嵇叔夜居於野而司馬氏知之阮嗣宗居於朝而

人以為狂故二子同避晉而有存亡蓋叔夜匿形

而見志嗣宗出身而納智故君子以為密

晉公以賈充而存亦以充而亡所謂既以此始必

以此終天之道也

李斯焚書殺士非為秦計自為計爾其意自智而

愚入使無范雎之間穰侯蔡澤之困應侯者不知

趙高代之不必學也故其計非特亡身而亡秦也

昭烈謂武侯曰子如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

蓋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

公治長

劉毅家四壁而一擲百萬以為英雄小遇鵝炙乞

丐如奴婢孰謂英雄以一竊動其心哉

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剛以勝欲非勝人也故自

用之謂英自勝之謂雄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詩話

王師圖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
解圖謂太祖不父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
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
太祖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
無實可窮也遂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
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
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
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

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
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曾度中泄爾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
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
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山頭
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
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
與黃魯直恠歎以為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
蓋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

韓文才六

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
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
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四十萬而王師方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鸞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鸞如惠
文惠文秦冠也蠓相粘如山蠓牡蠣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
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
者也揚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
見揚州王平甫云荏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
錢塘白塔院詩日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余謂
分界堠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
爾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
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

黃魯直謂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
如杜子美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
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光涵
太虛室波動岳陽樓為雄渾也

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
成者也

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
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

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
學其詩終為白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
惟能醉紅裙此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
云為出二佳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虛中墓誌
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
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
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
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知言
不可不慎也

子美懷薛處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擬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閭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五字云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吳越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取玉樓雲雨隔木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才人一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

新聲為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宋玉為高唐賦序巫山神女遇楚兩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先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左杜則失之拙易矣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荅曾魯公表曰。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為曾侍讀。制曰。備負勸講乞骸。備負乃表語。非詔語也。魯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新易陳。莫不好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

黃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圻。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携度陽燄。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三謝。失於巧爾。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平荆公暮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

偷閑卧老僧牀。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
墻。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晚讓之。客賀之曰。
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
儒貴。不著荷衣便著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朝
之曰。恨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
花成密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宴席。徐有學
官喜評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
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學杜詩。惟唐彦謙與今黃庶。謝師厚景初
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壻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

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
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荆湖。
便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著衣裳迎戶
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為警絕。而子
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魯直有癡
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蟲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
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日見牀下以溺器
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
溪魚也。

歐陽公謫來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正
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
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
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
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
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子野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
花影隨風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易王介甫謂
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
冠齊人為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
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
妓答之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
寫得出來當甚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
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
遂為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
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
為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
中庭可不如滿也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
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詩話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盤攬夜
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街蟬雖滑稽而
可喜千歲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
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
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其子功名富貴有如韓
魏公而未有文事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為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河江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無之也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

韓文公九卷

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追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問神鬼受職子曾子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著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世蓋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

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
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
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
哭之慟其鄉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
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
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
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答
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答六十
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

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
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
偶對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
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鉞所著小說
也

抑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翫散從俗天
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
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
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

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負外郎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魏文不足以及此其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曰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才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眩詩故詩人致逮則泥想達源自能超卓之必皆離此諸病謾及之爾與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出殼雖未能翔于千仞

竟是真鳳凰爾與潘邠老書曰六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淫黃獨肉白皮黃巴漢入蒸食之江東謂之士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士卵煮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倭人在側延解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為蓋
用右軍帖中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
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
劣論曰論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

禮部負外裝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
筋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
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祇知抱杵
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窓

佳節屢從愁裡
過壯心却傍
中來是老泉之
詩也

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
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
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勾殘淚紅牋漫
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慙懃託邊使裴
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說詩一篇尤詼諧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
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
游詩如詞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鮑昭
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爾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

者效風

右丞蘇州皆學陶正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
失玉鉤芳草合林中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
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馬乃
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
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裕陵嘗謂杜子美詩云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
謂甫之詩皆不追此

呂其公歸老于洛常遊龍門還闔者執筆歷請官
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

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為秦帥喃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
戰于三都谷大敗之喃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
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
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橫塞外捷音相繼
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馳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
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
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
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
之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
本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真愛卿賦詩云願得貌
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
問君王乞愛卿

某守與客行林下曰栢花十字裂顧客對其倅晚
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
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
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詩與胡而不及
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
牡丹芍藥入題遍自身如鼓子花野於是為作

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
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
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求能以故為新以俗為
雅爾

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
人愁爾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
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
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太白鳥飛近青林而得
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眺亦云黃鳥度青枝語

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鄉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頴公罷相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荦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

世稱秦詞愁如海為新奇不知李國玉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爾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後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後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長短句
菩薩蠻
行雲過盡星河爛
爐煙未斷蛛絲滿
想得兩眉顰
停針憶遠人
河橋知有路
不解留郎住
天上隔年期
人間長別離

後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長短句

菩薩蠻 七夕

行雲過盡星河爛
爐煙未斷蛛絲滿
想得兩眉顰
停針憶遠人
河橋知有路
不解留郎住
天上隔年期
人間長別離

其二

東飛鳥鵲西飛燕
盈盈一水經年見
急雨洗香車
天回河漢斜
離愁千載上
相遠長相望
終不似人間
回頭萬里山

其三

後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綺樓小小穿針女。秋光點點蛛絲雨。今夕是何宵。
龍車烏鵲橋。經年謀一笑。豈解令人巧。不用問如
何。人間巧更多。

其四

銀潢清淺填烏鵲。畫簷急雨長河落。初月未成圓。
明星惜此筵。愁來無斷絕。歲歲年年別。不用淚紅
滋。年年歲歲期。

又一首

髻釵初上朝雲捲。眼波翻動眉山遠。一曲杜韋娘。
當年在斷腸。佳期如好月。擬滿還須缺。別易見應
難。長須仔細看。

木蘭花

陰陰雲日江城晚。小院回廊春已滿。誰教言語似
黃鸝。深閉玉籠千萬怨。蓬萊易到人難見。香火無
憑空有願。不辭歌裏斷人腸。只怕有腸無處斷。

南柯子

賀彭舍人黃堂成

故國山河在新堂。冰雪生萬家和氣。賀初成人在。
笙歌聲裏暗生春。今代無雙士。當年第一人。杯行
到手莫辭頻。明日鳳池歸路隔清塵。

西江月

席上勸彭舍人飲

樓上風生白羽尊。前笑出青春。破紅展翠恰如今。
把酒如何不飲。繡幕燈深綠暗。畫簾人語黃昏。晚

雲將雨不成陰竹月風窓弄影

菩薩蠻

和彭舍人留別

喧喧車馬西郊道臨行更覺人情好任有一年情
去留千載名離歌聲欲盡只作常時聽天上玉堂
東陽春是夢中

虞美人

席上贈王提刑

城南觀閣連雲起形像丹青裏使君笳鼓渡江來
盡帶江南春色放春回青春欲住風催去流水花
無數尊前觸目一番新只有玉樓明月記遊人

木蘭花

汝陰湖上同東坡用六一韻

湖平木落搖空閣葉底流泉鳴復咽酒邊清滿往

時同花裏朱絃纖手抹風光過手春冰滑十事遠
人常七八不將白髮並黃花擬下清流攬明月

南鄉子

九日用東坡韻

晴野下田收照影寒江落鴈洲禪榻茶爐深閉閣
颼颼橫雨旁風不到頭登覽却輕酬刺作新詩報
荅秋人意自闌花自好休休今日看時蝶也愁

其二

潮落去帆收沙漲江回旋作洲側帽獨行斜照裏
颼颼卷地風前更掉頭語妙後難酬回鴈峯南未
得秋喚取佳人聽舊曲休休瘴雨無花孰與愁

西江月

詠酴醿菊

點點輕黃減白，垂垂重露生鮮。肌香骨秀月中仙。
雪滿瑤臺曳練，綽約却宜長見。清真不做餘妍，慙
慙與插小嬋娟。要試尊前玉面。

其二

詠榴花

葉葉枝枝綠暗重，重重密密紅滋芳。心應恨賞春遲，
不會春工著意。晚照酒生嬌面，新粧睡污胭脂。憑
將雙葉寄相思，與看釵頭何似。

木蘭花減字

清尊白髮曾是登臨，年少客不似當年。人與黃花
兩並妍，來愁去恨，十載相看，情不盡。莫更思量夢
破春回，在斷腸。

滿庭芳

閩嶺先春，琅函聯璧，帝所分落人間。綺窓織手，一
縷破雙團。雲裏遊龍舞鳳，香霧起飛月輪邊。華堂
靜，松風竹雪，金鼎沸澗瀉。門闌車馬動，扶黃籍白
小袖高鬟。漸曾裏輪困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
翻湖海，傾瀉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幙，禪榻鬢絲斑。

南鄉子

急雨打寒窓，雨氣侵燈暗。壁缸窓下有人挑錦字，
行行淚濕紅消滅。舊香往事自難忘，更著秋聲說。
斷腸曲渚圓沙，風葉底，歲歲誰使鴛鴦故作雙。

清平樂二首

休休莫莫更莫思量著記著不如渾忘者百種尋
思枉却繡囊錦帳吹香雄蜂雌蝶難雙眉上放開
春色眼前憐取新郎
藏藏摸摸好事爭如莫背後尋思渾是錯猛與將
來放者吹花卷絮無蹤晚粧知為誰紅夢斷陽臺
雲雨世間不要春風

南鄉子

陰重雨垂垂並馬西郊試薄衣紅盡未開花已過
遲遲不見東風著意時酒到更須辭報答春光舊
有期勤苦著書妨作樂癡癡莫學哀翁萬事非

謂牡丹為花而不名也向秀注
莊子示稽康曰妨人作樂爾

羅敷媚二首

和何大夫除醮菊

春風吹盡秋光晚瘦減初黃改樣新粧特地相逢
只認香南臺九日登臨處不共飛觴鏡裏伊傍獨
秀釵頭殿衆芳
芙蓉不借韶華助故著緗黃宿面留粧不出寒花
只暫香傷春不盡悲秋苦落葉浮觴知在誰傍一
笑盈盈百種芳

木蘭花

和何大夫

榮光休氣天為瑞道祖當天傳寶裔千年昌運此
時逢四海歡聲今日沸濛濛香霧霑衣膩漠漠輕
寒梅柳細封人長有祝堯心從此年年并歲歲

木蘭花減字

贈晁無咎舞鬢

娉婷娜媚紅落東風青子小妙舞逶迤拍誤周郎
却未知花前月底誰喚分司狂御史欲語還休喚
不回頭沒暑羞一本云娉婷最長芍藥枝頭紅玉
小舞袖遲遲心到郎邊客已知當

臨江仙

延舉酒勸我尊前松栢壽莫
莫休休白髮替花我自羞

離別尋常今白首更須竹雨蕭蕭不應都占世間
豪清風居士手楊柳洛城腰文字功名真自誤從
今好月良宵只消憐取董嬌嬈脩門君自到不用
我詞招

南柯子

閩王立之督茶

天上雲為瑞人間睡作魔踈簾清簟汗成河酒醒
夢回多眼費摩挲但有寒暄問初無鳳鳥過塵生
銅碾網生羅一諾十年猶未意如何

木蘭花減字

勻紅點翠取次梳粧誰得似風柳腰枝盡日纖柔
屬阿誰嬌嬌小小知是尋春人校老著便休癡付
與風流幕下兒古詞云十五年
來從事風流府

清平樂二首

秋聲隱地葉葉無留意冰簟流光團扇墜驚起雙
栖燕子夜堂簾合回廊風惟吹亂凝香卧看一庭
明月曉寒不耐初涼

秋光燭地簾幕生秋意露葉翻風驚鵲墜暗落青
林紅子微行聲斷長廊熏爐衾換生香滅燭却延
明月攬衣先怯微涼

卜筮子

纖軟小腰身明秀天真面淡畫修眉小作春中
相思怨背立向人羞顏破因誰倩不比陽臺夢裏
逢親向尊前見

洛陽春

到黃波嬌滿和香噴面攀花落雨祝東風誚不
借周郎便背立腰枝 撚更須回盼多生不作好
因緣甚只向尊前見

浣溪沙

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向詩人安排雲雨娑
新清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署行塵晚窓誰
念一愁新

臨江仙

送疊羅菊與趙使君

官樣初黃過九關鮮妍時更宜寒挽回人意不成
闌香羅堆葉密芳意著心單過與後房歌舞手輕
盈喜一作春色生顏隨釵擁髻與垂鬟欲知誰稱面
徧挿一枝看

清平樂

并引詠柚子菊

柑子菊姿韻俱勝如主謝家十五女兒而名不

足馴為改之曰官樣黃作清平樂詞且令方內知有此君也

重重疊疊娜娜裙千禰時樣官黃香百葉一歲相

逢兩節是歲閏九月曲闌遠徧芳叢一枝作意妍

穠折得有誰相意却須還與秋風

南鄉子 并引

晁大夫增飾披雲務欲壓黃樓而張馬二子皆

當年尊下世所謂英英昭昭者昭卒英嫁而昭

之子瑩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黃樓不可

勝也作南鄉子以歌之

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關鎖玉樓巢燕子

真真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

作衿花樣腰身官樣立婷婷困倚闌干一欠伸用

畫美人有背立欠伸者最為妍純東坡為賦續麗人行

其二 詠棣棠菊

亂葢壓枝繁堆積金錢開作團晚起塗黃仍帶酒

看看衣賸腰枝故著單薄瘦却禁寒牽引人心不

故闌擬折一枝遮老眼難難蝶橫蜂爭只倚闌菊

草赤而

臨江仙

曲巷斜街信馬小橋流水誰家淺粧深袖倚門斜

只緣些子意消得百般誇粉面初生明月酒容欲

退朝霞春風還解染霜華肯持鴛綺被來伴杜家
花

蝶戀花 送彭舍人罷徐

九里山前千里路流水無情只送行人去路轉河
回寒日莫連峯不許重回顧水解隨人花却住衾
冷香銷但有殘粧汙淚入長江空幾許雙洪一抹
無尋處 一本云戲馬臺前京洛路車馬喧喧覺踏
塵如霧借問使君天不語朝雲旋作留人
兩塵斷山青人已去老幼扶
携淚眼仍回顧下兩句同

西江月 詠丁香菊

淺色千里柔葉深心一點嬌黃只消可意更須香
好箇風流模樣玉蕊令誰攀折詩人此日淒涼正

須蠻素作伊涼與挿釵傍鬢上

洛陽春

素手拈花纖軟生香相亂却須詩力與丹青恐俗
手難成染一顧教人微倩那堪親見不辭紫袖拂
清塵也要識春風面

菩薩蠻 寄趙使君

清詞麗句前朝曲使君借與燈前讀讀罷已三更
寒窓雨打聲應憐詩客老要使情懷好猶有解歌
人尊旁未得聽

木蘭花減字 和人對雪

清愁疊積更莫遲留春酒逼吹面和風梅信新來

一線通危樓曉望雪滿羣山開盡障目斷瑤川同
凭闌干意幾般

卜筭子

送梅花與趙俊若

梅嶺數枝春疎影斜臨水不借芳華只自香嬌面
長如洗還把最繁枝過與偏憐底試傍鸞臺仔細
看何似丹青裏

漁家傲

從叔父乞蘇州濕紅殿

一舸姑蘇風雨疾吳棹滿載紅猶濕色闌朝花光
觸日人未識街南小阮應先得青入柳條初著色
溪梅已露春消息擬作新詞酌帝力輕落筆黃秦
去後無強敵

少年遊

御園果子壓枝繁看看分摘無綠團沙弄雪勞心
費手不肯暫時圓賽神舊願心兒有終了待幾時
還芍藥稍頭紅紅白白一種幾千般

南鄉子

娜嬾破瓜餘豆蔻梢頭二月初衆裏腰枝遙可識
應殊暗裏猶能模得渠醉側不須扶喚作周家行
畫圖背立欠伸花絮底知無未信丹青畫得如

木蘭花減字

今年百五風日清明塵不舉紫秀紅陳三節煙花
次第春來興去馬牛念一空春事謝白下門東誰

見初楊弄晚風

踏莎行

紅上花稍風傳梅信青春欲動羣芳競林聲鳥語
帶餘寒江光野色閑遊徑乍雨還晴暄寒不定重
門深院簾帷靜又還日日喚愁生到誰準擬風流
病

潞州儒學廩膳生負郭銘繕寫

陳正字集卷第三十

集卷第三十

陳正字集三十卷世間有之鮮矣余以膚淺寡聞
而隨見隨句若有君子之点唯黃者則殆庶幾乎

玄默攝提格之年月日

二木子

信亦今五月初二日防為白有卧字事是長合行

刺... 武... 亦... 亦... 亦...

